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2

龙人◎著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6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FENGSHEN SHUANGLONGZHUAN 封神双龍傳

2

龙人◎著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封神双龙传. 2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

ISBN 978-7-5442-6873-8

I. ①封… II. ①龙…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61885号

FENG SHEN SHUANG LONG ZHUAN 2

封神双龙传 2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李凤君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08(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36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873-8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二十四章	五行合一	1
第二十五章	初入龙宫	13
第二十六章	战神金身	25
第二十七章	神能莫测	38
第二十八章	妖人妖计	50
第二十九章	为爱战龙	61
第三十章	星宿神将	73
第三十一章	难逃厄运	85
第三十二章	水满凡尘	96
第三十三章	射日传说	109
第三十四章	风云聚会	123
第三十五章	射天神弓	135
第三十六章	再获肉身	147
第三十七章	九离魔窟	159
第三十八章	身陷魔城	170
第三十九章	妖门魅徒	183
第四十章	旄山会猎	195
第四十一章	问天魔舞	205
第四十二章	万草灵经	217
第四十三章	冰火炼狱	228
第四十四章	朝歌之行	241
第四十五章	魔狱历险	252

第二十四章 五行合一

随着衣襟破空声响起，二位玄门高手掠空飞至法阵之中。

耀阳立即感应到半空中填满来人的凛冽气势，吓得立在阵中，不敢发出丝毫异动，生怕被对方看破灵身行藏，徒遭杀身之祸。

只见领步前行的是一位头顶金亮红缨帅盔，身披黄晶战甲的魁梧中年男子，肩上千麾哗哗作响，双目神藏不露，战甲上隐有金色流光旋转流动，一触及法阵结界之力，便“嗤嗤”爆起簇簇金炎，衬出此人气势强横无比，令人望而生畏，颇有几许大将风范。

他的身后还有一位老者，看年纪已近古稀之年，满头鹤发挽个道髻，颌下三缕白髯随风飘扬，身着一件青色长衫，满绘黄色云朵，胸前更绣有一紫色玄异图符，老者长相奇特，肤呈褐色，仿若石雕，五官平平，额头异常高凸，慈悲祥和的一双眼眸仿佛透悉出天地寰宇间无边的智慧，更有看破世俗的洒脱与淡泊。

耀阳躲在暗处，嘿嘿笑付道：“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穿山甲一样的家伙难道是陈塘关的总兵李靖，而那个凸头鹅又是谁呢？没想到一个总兵府竟会同时冒出神玄妖魔四宗的人，看来这个破天阁还蛮奇怪的！”

金甲男子环视法阵四周，见一片狼藉，谓然叹道：“李靖奉师尊之命镇守陈塘已有二十余载，一直相安无事，想不到我出门才几日，破天阁便遭妖魔覬觐……唉，看来我李靖的安稳日子也快到头了！”

此人果然是昆仑渡厄真人的得意门生，官拜陈塘关总兵的李靖。

青衫老者摇头抚须道：“破天阁能在妖魔环伺的情况下，安存数千年已属异数。虽然这一切均在意料之中。破天阁虽有五行大阵守护，但凡事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妙。依贫道看来，此事最好先行通报宗门，早做防范，以免被妖魔有机可乘。”

“数千年？”耀阳吐了吐舌头，不敢置信地再望了望眼前这座塔楼，付道：“明天不如把小倚拖来玩玩。”

“谢广法师叔指点。李靖明日便会遣人就此事通报师门！”李靖揖礼道，“不知师叔此次离开云霞洞，前来陈塘是为何事？”

青衫老者正是北明元宗五龙山云霞洞的广法天尊，闻言笑道：“还不是因为受了龙王的邀请，来参加龙族四日后三太子敖丙与蚌灵族珠灵公主的龙宫婚典！”

耀阳气愤填膺，差点叫了出来，心道：“他奶奶的，那条臭虫怎么可以厚颜无耻到这种地步，强抢别人的女人竟还敢这么招摇！”

看着李靖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广法天尊轻哂道：“想那敖丙虽然脾性恶劣、行事暴虐，但毕竟也是神宗龙族之人，而且这次是老龙王亲自下的请帖，所以于情于理都很难推脱。”

说到这里，广法天尊忽而像是想到某样重要的事情，道：“对了，你可知这几日前天地三界曾出现过一场异变？”

李靖惊问道：“略有耳闻，但并不清楚，还请师叔告之！”

听到此处，耀阳不由心中一震，忍不住向说话的两人靠近了两步。

广法天尊肃然道：“数日前，冥界轮回道发生异变，神玄二宗各个神宫仙殿、玄洞秘府同时感到人界秩序大乱。不久，天帝的颁旨敕令神玄二宗，点派弟子下山卫道，同时捉拿此次大乱的罪魁祸首——魔星……”

李靖心神俱震，忍不住说道：“这……这怎么可能，妖魔两宗怎会仅用千数年的时间就造就出这等魔星，那将是怎么样的修为才可办到？”

广法天尊充满智慧的双目中露出罕有的忧虑，道：“‘归元魔壁’出世了！”

李靖不愧是一代大将，深吸一口气，压住内心连番震惊的滔天巨浪，问道：“之前，李靖一直认为‘归元魔壁’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没想到世上还真有此物，难道是大魔头刑天与蚩尤他们……”

广法天尊紧锁双眉，摇头道：“据玄冥帝君所讲，继承‘归元魔壁’阴阳魔极力量的是两个少年！”

耀阳一听果然与他们兄弟俩有关，连忙屏息静气，不敢再有动作，心中震惊非常，想不到神玄二宗视他们兄弟俩为魔星降世，不由心中忐忑难安，暗暗叫糟。

李靖听后稍做思忖，顿时喜道：“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只是两个毛头小子，就算打从娘胎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有所成就。就凭这一点足以让我们彻底将其消灭！”

耀阳听李靖说要“消灭”自己兄弟，恨得咬牙切齿，忖道：“好你个穿山甲，竟敢说消灭我们，逮着机会一定让你好看！”

广法天尊闻言再次摇头道：“此言差矣！祸兮福兮，谁也无法预料。”

李靖虎躯一震，问道：“那该怎么办？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广法天尊转首遥望西垂残月，不急不缓地说道：“也不尽然，现在还未确定那两

人究竟是否妖魔二宗的传人。自从上次神魔大战后，天帝、冥帝、女娲娘娘及其玄门三宗悉心培养出二十八名星宿神将，均是心智超卓、资质绝佳、意志坚韧的弟子，他们现今已然尽出，务求捉拿到那两个少年！”

广法天尊不无担心地补道：“最近这一段日子，乃是动荡不安的非常时期。妖魔齐出，四处游说各大诸侯，企图扰乱人间太平。而且此处现在也成了妖魔覬覦之地，李靖，你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李靖双目金光暴射而出，肩后金麾无风自动，飘扬荡起，手指破天阁，沉声道：“师叔放心，李靖定会守住破天阁秘地，绝对不会容许妖魔之辈得逞！”

广法天尊叹了口气道：“我知你不易，陈塘关现在情况如何？”

李靖闻言眉头紧皱，道：“纣王失德，天下诸侯早就心生不满，现今狼烟四起，东伯侯和南伯侯阳奉阴违，表里不一，都在伺机反殷。前几日纣王下旨，命我造弓箭、操练兵士，以备不时之需。同时严密监视边界上徐、笪、巢、吴四侯，以防其乘机作乱。”

广法天尊道：“天机已现，新君在西。西伯侯姬昌多年来修政亲民，将西岐治理得国富民强，天下难民皆以去到西岐为愿。所以，你不妨秣马厉兵静待时机，等姬昌一呼百应之际，同时起兵反商！”

“谨遵师叔法旨！”李靖欣然领命。

看到这里，耀阳已经全无窥探的心情了，缓缓撤步出了法阵，小心翼翼往内院行去，心内更是焦急。试问有广法天尊、李靖、妖魔二宗、神玄二十八星宿神将这些高手全都为他们兄弟俩而来，他哪里还敢有什么悠闲的心态四处闲逛，他只是想着快点通知倚弦，兄弟俩好好思忖一下对策。

耀阳回到总兵府内院，看到墙角记号的时候，倚弦已经在那里等他了。

倚弦不敢让耀阳去柴房，只好带他来到刚刚与哪吒谈话的湖心小亭。两人都将彼此所遇到的事情一一说出。一时间兄弟俩只觉形势复杂严峻，不由都沉默下来。

倚弦自恃兄弟俩有灵身护体，倒是对被人追逃不太在意，想来想去都只是在思索自己对姮姮、婷婷两姐妹的奇怪感觉，偏偏又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就在这时，倚弦忽觉肩上一重，耀阳的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耀阳大大咧咧的说话声随后传来：“没想到一个晚上发生这么多事，不过也不用担心，想咱们兄弟自从遇到蚩伯的那天起，又何曾有过好日子？遇到的高手一个比一个厉害，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是都活得好好的！”

倚弦不好说出心中所想，只能强打精神，道：“不错，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干嘛怕他们哩。咱们这几天不如先躲在总兵府中，记得花子爷爷不是说过‘最危险的

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其实也可以趁这几天，想办法将哪吒的《阴阳法要》和咱们的《玄法要诀》好好研究一下，增加日后逃跑的机会。”

话至此处，倚弦忽然想到了姮姮。

倚弦记起答应过哪吒的事，瞄了耀阳一眼，不好意思道：“小阳，有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刚才因为形势紧急，所以我……答应哪吒去帮他搭救珠灵了！”

耀阳闻言一怔，随即笑道：“我还以为什么事情让你这么难开口，这算什么？先不说咱们有机会学了俊小子的《阴阳法要》，多少都应该有些回报。就算冲他臭虫老三那副鸟样，咱们混世双宝就不可能放过他！”

倚弦的心情喜忧参半，道：“我知道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肯陪我去做。可是龙族身为神宗一支，去到他们那里搭救一个弱女子，对我们来说，实在太过危险，而且就只剩下十天时间了。唉，就算侥幸成功了，也不能因此连累了哪吒与珠灵。如果要是失败，咱们再做打算吧。”

耀阳打个哈哈道：“如果成功，就表示咱们兄弟有建功立业的潜力。不成功的话，那就是说明咱们没有功成名就的能力，省得再出去丢人现眼。总的说来，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了……”耀阳贼笑道，“小倚，咱们明天不如去破天阁逛一逛。”

倚弦想到有可能再看到姮姮，心弦免不了一动，哑然失笑道：“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不过，去看看倒还是有必要的。”

“好，一言为定！不过，现在有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耀阳抬头望月，回过身挠挠头道，“我们今晚在哪里睡觉呢？你知道哑姑住在哪里吗？”

倚弦耸肩摇头，苦笑道：“整个总兵府，我最熟悉的就只有——柴房！”

第二日清晨，耀阳与倚弦从柴房里出来，来到破天阁的坡地法阵前。

耀阳领着倚弦步入阵内，依照昨晚石矶入阵的方法左迂右转，不多时便绕到破天阁前。倚弦翘首仰望这近有十余丈，矗立几千年的宏伟建筑，心中不由感慨倍至。

耀阳警惕地东张西望了一番，不停催促倚弦快点上楼。两人拾阶而上，步入破天阁的第一层，除了贴近塔壁的一道旋转梯以外，楼内一片空荡。

他们甫一踏入塔楼中，就感到一种敦重厚实的压力扑面而来，倚弦的感觉尤为强烈，只觉肉身猛地一紧，差点经受不住跌倒在地。

二人讶异地对望一眼，稍作停顿后，兄弟俩接着顺旋梯登上破天阁的第二层，发现楼内建筑的一棱一木居然都是一个样子，就连旋梯都沿着同一个角度盘旋而上。唯一不同的是各层楼给他们的感觉不同，或狂暴热烈、或灵动飘逸、或细腻柔和……个中感觉玄奇灵异，惹得两人惊异好奇之心大起。

直到登上顶楼之后，秋日清爽的空气登时钻入二人鼻息，晨辉照射下的陈塘关跃然跳入他们眼中。破天阁位列陈塘八景之首，站在顶楼俯望陈塘关每一处景色，格外予人一种胸襟开阔、心旷神怡之感。

可是，现在身处高楼的耀阳与倚弦却丝毫没有为之兴奋，他们的眼睛没有去欣赏阁外的陈塘美景，而是落在顶楼中央的一团奇形石堆之上。

那石堆约有一丈方圆，外形奇特，棱角分明，静静堆放在楼阁中央。

令兄弟俩感到震惊的是，石堆内里似蕴有某种力量一般，让他们的思感神识不由自主被吸引到上面。看到耀阳贼兮兮的眼睛落在石堆上，倚弦眉头一皱，忍不住说道：“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免得发生什么意外。几千年来，连无数妖魔都拿破天阁毫无办法，可知这楼绝非寻常之地！”

耀阳收住正想迈前的右腿，打个哈哈，笑道：“怕什么，你小子不用这么担心，咱兄弟现在可是灵身护体，连大名鼎鼎的太乙真人都奈何不了我们，何况这只是一座死楼？不过……”

耀阳欲言又止，倚弦奇道：“不过什么？”

耀阳道：“小倚，你有没有觉得一路走来，‘破天阁’总会给我们各种极其奇怪的感觉？算一算，刚、柔、急、厚、动，足足有五种之多！”

倚弦点点头，苦思半晌恍然呼道：“难道这就是五行灵元，《玄法要诀》记载：‘五行者，金木水火土，四方万象之本也，论贵贱断生死，成败易定。夫相生者，依次推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者则反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耀阳接着念道：“‘金主义，其性刚猛，凛冽刚硬；水主智，其性聪善，细腻柔和；木主仁，其性直和，灵动飘逸；土主信，其性重厚，沉厚墩重；火主礼，其性急恭，狂暴刚烈。’想不到这‘破天阁’居然是依五行特质而建。”

“‘轩辕图录’有载‘五行化物，以应四时，顺逆阴阳，生克有常’。《玄法要诀》也有‘以阴阳化合五行，万法乃成’的说法！”倚弦突发奇想道，“小阳，不如我们调动体内异能，吸收一点五行灵元，说不定就能达到一定境界呢？”

二人想到此中关键，心中都不由兴奋不已，停下脚步，盘坐在“破天阁”顶楼之上，开始调动体内异能，试图融合他们所感应到的五行灵元。

兄弟俩将心神全部投入到那不同质性的流能中，凛冽冰硬的金、灵动飘逸的木、细腻柔和的水、沉重敦厚的土、狂暴刚猛的火等等相生相克的细微之处，逐渐映入他们的思感之中，愈加清晰。

顿时，他们置身的破天阁，乃至周遭的一花一草，仿佛如同深广玄奥的海洋般毫无遗漏地展现出来。在这莫可度测的瑰丽画卷中，耀阳与倚弦的神识沉浸其中，把握

着五行流质相生转化中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于是更加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耀阳感觉思感神识已经脱出魂灵魄体的掌控，仿若心神散于身前的世界，随着眼前流能的变化缓缓流转而动，五行相生之变巨细无遗地反映在他神识之中。虽然此中过程令他受益匪浅，但循环交替、生生不息的五行灵元渐渐脱开他的思感控制。

致命的危险一触即发。

倚弦此时也不好过，因为他的神识魂魄现在受困于肉身，思感虽然不由自主随着五行流能的变化而变化，但他因肉身的拖累，反而清楚发现自己的神识已经受眼前若有若无的五行流能所束缚，只能跟随转动而无法自主。

如果继续持续这种状态，那么他们的魂魄在五行灵元的循环中将会很快臻至化境，尽归于虚无，而最后溢出的神识则会被“破天阁”散发出的五行流能所吞噬，落至灵元俱灭的下场。

二人此刻无疑于身处泥沼，不挣扎就是坐以待毙，挣扎却只会让自己陷得更深。

旭日东升，朝阳的光辉斜照在耀阳与倚弦的身上，二人快要坚持不住。倚弦冥思苦想好半晌，忽然产生一种明悟。

其实，不管是讲述怎样施法的《玄法要诀》或《阴阳法要》，抑或是体内蕴涵的“归元异能”，以及各种各样的咒法玄功，无不来自于天地自然，无不来源于自身灵识的同化，天人合一便是此理。

“五行者，金木水火土，四方万象之本也，论贵贱断生死，成败易定。夫相生者，依次推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者则反之，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想到此处，倚弦脑中灵光一闪，心中狂喜：“只要把握五行相生转化时那一瞬间的玄妙，巧妙利用体内的异能激出相克之势，应该就可脱身而出了！”

耀阳原本无计可施，哪知静寂的思感神识豁然一通，脑中灵光闪过，也自浮出这一段关于五行灵元的描述，兀自明白了破解之法。

二人在不知不觉间心意相通，各自施展异能封闭了体内五行流能的相生循环，紧抓住五行相克的交替瞬间，一念觉起，脱出百般辛苦的挣扎。兄弟俩终于脱出破天阁五行流能的控制，对玄法的认识又加深了一层。

再度凝视之下，居然发现破天阁已然变换了一个样子。

五层塔楼虽均为一色木质构建，但却隐隐透出玄白、青绿、紫黑、赤红、淡黄等五种不同色泽的淡淡流光，炫目已极，还有五种不同性质的流能与周围的花草法阵遥相呼应，散出阵阵淡淡流能笼罩整个总兵府。

劫后余生的耀阳与倚弦不由绽放来自心底的笑容。两人相互交流了一阵子方才的经验，然后看了看天色，才发现居然已经接近午时，倚弦想起哪咤还在湖心小亭等

待自己，忙拉着耀阳一起回到内院。

远远望去，湖心小亭中的哪吒果然等得不耐烦了。

倚弦二步并一步地跑了过去，本不想再作欺瞒哪吒的事情，但碍于自身身份，诸多事情难以启齿，加上耀阳从旁怂恿，所以只能昏天暗地地瞎说一气，才算稳住了这个性烈胜火的少年。

哪吒年少心性，哪里看得出倚弦在鬼话连篇，先从怀中拿出玉简，道：“师兄，这就是师父给我的法要秘诀，你先过过目吧！”

倚弦见他如此相信自己，心中愧疚感更甚，但现在骑虎难下，也不便直接回拒对方，只能信手翻了翻，随口问道：“师弟看了几日，有何收获吗？”耀阳见倚弦心不在焉地翻看玉简，在旁急得直挠头。

哪吒闻言面现愧色，道：“这几日始终心烦意乱，根本无法静心修持法道，真是愧对师父的教诲了！”

倚弦正经历类似遭遇，对这感觉深有体会，拍了拍哪吒的肩头，道：“师弟，你的问题小兄知道，这也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

话一至此，倚弦实在不忍心再骗下去，一把将玉简塞入哪吒手中，道：“今日小兄正有一件师父交代的事情要去办，所以不能帮师弟解说法要秘诀，不如留待下次吧。”

哪吒轻咦了一声，有些失落道：“我还盼着师兄肯告知我宿世情缘之事……不过，还是师父吩咐的事情要紧，看来只有等下次才能再请教你了！”语罢，哪吒向倚弦这个冒牌师兄揖了一礼，转身走了。

看着哪吒远去的背影，耀阳蹦到倚弦身旁，气得鼻子差点都歪了，道：“秘诀明明已经到手，你怎么偏偏又不要了呢？”

倚弦静静站在原地，毅然道：“不要！”

耀阳知道倚弦少有的犟脾气上来了，只能无奈地摇头叹道：“我们刚刚琢磨到五行灵元的奥妙，如果再加上《阴阳法要》的帮助，绝对可以将异能提升……”

倚弦打断他的说话，道：“想要其实也可以，除非……”

耀阳苦笑道：“除非什么？难道你不想提高自己的玄法进境吗？”

倚弦脸色凝重地说道：“不是我不想，而是不能那么做！你难道忘了花子爷爷的教诲，凡事不能做得太过分，一定要为自己留条后路！我们如果真的做出骗取哪吒手中秘诀的事，万一有一天被神玄二宗的人发现，我们岂不真成了妖魔二道的帮凶了！”

耀阳想一想倚弦所说并不是没有道理，问道：“那你刚才说的除非是指什么？”

“等会儿再告诉你！”

倚弦故意卖个关子，领步前行，出了后园，径直往内院行去，然后进了柴房，依

照刚刚领悟的五行逆转之法，首先将异能循行于哑姑的肉身经脉当中，直至数个周天后，才骤然逆转异能，从容抓住正与反循环的空隙，灵体顺利脱开肉身的控制。

耀阳进得门来，一眼看到倚弦正好整以暇的站在仿若熟睡的哑姑身旁，让他狠狠吃了一惊。惊讶过后，耀阳马上摆出一副献媚的模样，拍马道：“哇……倚大少爷果然天资聪颖，什么时候竟无师自通灵体互换之术，小弟对大哥的敬仰简直有如巍巍乎高山，汤汤兮流水，令人……”

“拜托闭嘴！”倚弦对耀阳的奉承实在无法忍受，出言打断道，“要想我骗取哪吒的玉筒秘诀，其实也容易！”

耀阳嘿嘿怪笑两声，似乎对自己的手段颇为得意，道：“快说，快说！”

倚弦举步向外走去，道：“只要我们去珠灵，帮俊小子找回宿世的记忆，只要咱们帮了他一把，再骗了秘诀也好有个交待。”

“你是说，我们要去——”耀阳失声道，“东海龙宫！”

陈塘关往东数十里外，九湾河入海口。

阳光普照，海风习习。

耀阳与倚弦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海，望着波涛汹涌的潮起潮落，兄弟俩兴奋莫名。

耀阳与倚弦按照从前的经验，携手慢慢沉入海底，海水将他们包在其中，却没有奇湖湖底被水系结界如山岳般紧压的痛苦，但随着愈往下沉的身体，他们越感到海水慢慢变得重了起来，二人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几欲窒息。

兄弟俩大吃一惊，暗忖：“难道阳界的水和冥界的水不一样，灵身护体居然还能被水淹？”二人思索对策，自然而然想到了五行遁法中的“水遁”，但毕竟从来没玩过，难免犹豫踌躇起来。

正当他们萌生退意，准备上岸重新酝酿一番之际，二人体内的归元异能不经他们调动，便适时出现帮了二人一把，在二人体外形成一层薄薄的无形光罩。

光罩与罩外的海水一起一伏，似乎转化着空气一般，触摸到这层若有若无的结界光罩，耀阳与倚弦发现自己又可以自由呼吸了，慢慢体会到归元异能如何在体内流转，他们才终于舒了一口气。同时发现灵体在水中已经可以自由活动，让两人不由大呼痛快。

二人正兴奋之际，护身光罩已然带着他们遁入深海之中。

海底别有一番风景。

万里黄沙平静的铺在海底，许许多多的珍奇植物生长其中，奇形怪状的礁石、五颜六色的巨大珊瑚东一簇，西一堆的遍布其间。碧绿色的海藻随波荡漾，别有一番滋味。怪鱼、海兽平静地穿梭在珊瑚、礁石之间，随处可见。

此时，四面八方的水路涌来各式各样的水族异类，熙熙攘攘的往同一个方向赶去。原来过几日便是龙三太子的婚典，四方水族以及神玄二宗的人都陆续赶来，前来观礼的众人各显神通，辟波分浪，密宝法诀层出不穷，将整个海底映得五颜六色，姹紫嫣红。不但让耀阳与倚弦大开眼界，而且还帮他们省去了寻找龙宫的烦恼。

兄弟俩随着观礼的人群在海底走了不过十余里，前方是一片海底暗礁层，宛如平地山峦一般连绵起伏，竟然已经拦断了去路。

忽然间，海水像是被什么东西分开似的，一股巨大的潜浪将二人冲得站不稳脚步，倒翻了好几个筋斗。随着几声闷雷般的声响隐隐传来，一个巨大的水流漩涡霍然出现在众人眼前。

连绵如山的暗礁前，巨大的水流漩涡长宽各有十来丈，高达七八丈左右，中心涡点处是一股流动的螺旋极能，面对众人以顺时针方向缓缓转旋而动，异能闪烁出的流光异彩时隐时现，构成一道门户的模样。

几声怪兽鳌吼从漩涡中传来，四周的海水震荡不已，层层潜波暗纹将四周众人推开去。一只长约八丈、高三丈的三首龙鳌首先从漩涡中拉出一辆巨大的墨绿色珊瑚战车。这战车仿佛战船一般，车下并无滑轮，却似浮舟一般，可以在水中滑行。

众多虾兵蟹将随着战车自漩涡门户中一涌而出，仿佛要将整个海底填满一般，将漩涡四周围的密密麻麻。其后更有十六位生相奇特的水族将领骑着形形色色的巨大海兽在最后压阵。

一位身材修长魁梧，两只龙角自顶上金冠斜斜伸出的英俊男子翻帐而出，踏浪近前，举手投足爽脆有力，予人一种卓然非凡的气概。只见他双目开合之间神光电射，环视众人，扬声道：“敖扃奉吾王之命前来迎接各位，并在此感谢各位前来参加我龙族三太子的婚典！”

众人听后不由一阵骚动，原来这敖扃不是别人，正是近年来名声鹊起的四海龙王之弟波王侯。骚动过后，众人齐齐嚷声道谢。然后随着波王侯敖扃的珊瑚战车向龙族“水晶宫”行去。一路上波王侯不时与众人谈笑风生，尽现其交际手段之活络。

耀阳与倚弦这才恍然，原来这是龙族的迎宾使者来了。

耀阳凑近倚弦耳边，暗骂道：“那使者忒不懂事，没事摆这么大的场面来吓人。而且这龙族的人叫什么名字不好，偏偏不是‘煎饼’就是‘熬酒’，真让人费解！”

倚弦忍住笑意，嘘了一声，示意他不要再乱讲话。

兄弟俩虽然看不惯敖扃的架势，却无不惊叹他座下战车的奇异之处，巨大的墨绿珊瑚雕琢成整体战车的形状，精巧别致、坚固耐用。还有那十六位水族将领身上众多珍稀饰物更让只见过一盘金铙的耀阳与倚弦大开眼界。

众人进入旋涡护门之后，发现眼前是一片平坦广阔的海底平原。

不远处，层层高达十丈的蓝色珊瑚生成高大的城墙，将一座由无数巨型水晶堆叠镂刻而成、晶莹透明的宫殿拱卫其中。宫殿四处镶嵌着鹅卵大小、难以数计的夜明珠，放射出耀目的莹光晶彩，在不知名的异宝玄能联系下，组成一道巨大的圆形透明光罩将整个海底宫殿笼罩其中。

大殿正门上方，碧蓝色的异种珊瑚牌匾上，由无数细小浑圆的珍珠镶嵌着三个大字“水晶宫”。四处海水反射的浮光掠影照在“水晶宫”上，将内外映射出七彩光影，煞是好看，更显出龙族圣地的奇特神秘。

波王侯领着众人来到珊瑚宫墙外，将手轻轻放在一片巨大的珊瑚体上，龙体能迸发流溢，巨大的珊瑚从中分开，一片由珊瑚礁凝结而成的御道出现在眼前。

波王侯道：“这片珊瑚在海底生长数万年，更由我龙族前辈高人依水性刚柔合一之理，辛苦培育千年，可依密法自由变化随心。而且这‘珊瑚奇阵’可是‘水晶宫’防御的第一道屏障。各位可以观赏一二。”

那层水晶光罩远处看去毫不奇特，走近再看才发现，它不但将四周万钧海水阻挡在罩外，更像是结界一样将众人隔在“水晶宫”之外。

内里值守的水族将领见波王侯过来，连忙行法打开光罩。光罩上显出阵阵波纹涟漪，向八方扩散，一个巨大的拱门出现在众人面前。

波王侯带着众人进入“水晶宫”内，立即叫人安排众多客人的居住之所，刹那间千数水族宾客四散开去。

耀阳与倚弦早已看的眼花缭乱，眼前新奇的一切都让两个没见过世面的奴隶小子叹为观止。

耀阳贼眉鼠眼的对倚弦道：“小倚，看不出这龙族的家当还不少，要不咱们哥俩随便去抢点宝贝，也算是替俊小子出口气。而且下次去轮回集，咱们起码不用那么窝囊，这些都可以用来做本钱，然后去逛逛‘冥月楼’……”

不等他说完，倚弦一个响头敲了过去，道：“正事要紧！”

两人在嘻笑声中远远跟在众人身后进入了水晶宫。

进入水晶宫后，二人发现在保护光罩内的水晶宫竟然完全没有水，不由大感好奇，为此耀阳带着倚弦在宫内四处乱走，走马观花地看了诸多美景，仍然找不到头绪。忽然见一队数百虾兵蟹将拥着一人走了过来。

兄弟俩以为是什么龙族高手出现，忙躲在一片珊瑚丛后面。耀阳好奇地伸出头，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大气派，只瞟了一眼，便乐得笑了起来，道：“小倚，你赶快来看看，有见过这么矮小的人吗？”

倚弦好奇的抬起头一看，原来那一队虾兵蟹将本就比较矮小，但中间拥护着的是一个身高不到四尺，长的缩头缩脑，头戴官帽，身着朝服，背后还背了一个可以将身

体完全藏进去的龟壳老人，原来是鼎鼎大名的龙族龟丞相。

耀阳望着众人远去，取笑道：“小倚，我敢跟你打赌，整个龙宫一定没有比这龟老头更矮的家伙了！”

倚弦不以为意地笑了笑，目光流转，竟在混杂的观礼人群中真的发现一个更矮的身影，然后指着那人嬉皮笑脸的耀阳说道：“比龟老头身材更矮的人多的是，你看那旁边不就有一个？”

耀阳顺着倚弦的指向的人影看去，果然，一个畏畏缩缩的三尺侏儒在人群中穿梭来去，时不时探手扒摸的习惯和那熟悉的背影都让兄弟俩同时一愣，想到了一个人。二人再定睛仔细一看，那不是土行孙是谁？

土行孙自恃神玄二宗无人识得自己，一直混杂在观礼人群中，四处寻找猎物，虽然不少神玄二宗的贺客身上都有不少稀罕的宝物，但土行孙哪敢在众人眼前公然行窃。

他忽然想起龙王富有四海，水族所藏之宝物一直在神魔玄妖四宗称冠。所以倒还不如寻机去龙王宝库顺手“借”几个宝贝。于是，他借着多年的行窃经验，偷偷摸摸朝最有可能藏宝的龙宫内院行去。

耀阳与依弦自恃灵身护体，丝毫不担心会被宫中那些水族兵将发现，只和土行孙拉开一段距离，悄悄跟在其后。

一路上，宫内守卫森严，众多虾兵蟹将，更有许多不知名又身形奇怪的水族兵将在四处游走巡逻。

穿梭在龙宫美景之间，二人一边欣赏，一边跟在土行孙身后。突然，来到一处偏殿转弯之处，前面土行孙的身影突然消失不见。

二人正感诧异之时，脚下步子却没停歇，转过拐角处，才发现这里竟有着的金丝镶嵌的一扇大门，赫然是一处受人严密坚守的库房。

此时，金丝大门前，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班鼻青脸肿的虾兵蟹将。

耀阳碰了碰倚弦的肩头，惊诧道：“不会吧，老土哪有这么厉害？这么一会儿就能摆平这么多虾兵蟹将？”

倚弦正要回答，却听到旁边一个虾兵揉着脸，跟正巡逻过来的蟹将军道：“将军，紫菱公主又来宝库了……虽然陛下下了严旨，不让公主再来宝库。所以我们拦也不是，不拦也不是……要不，麻烦你去通报一下龟丞相？”

一个身躯横大，上臂两只蟹钳巨大无比仿如剪刀的蟹将没好气道：“软脚虾，你这个笨蛋，紫菱公主可是陛下最心爱的女儿。私来宝库，也不是什么大罪，最多申斥几句罢了。何况龟丞相也有交代过，公主来宝库看看，不是什么大事。咱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说着，蟹将军言语变得严厉起来：“不过，今天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公主殿下高兴，兴许还能在陛下和侯爷他们面前给咱们说几句好话，到时候，咱们也就不再待在这里尽干些吃力不讨好的活儿了。”

众虾兵连忙齐声应道：“是！”

耀阳听到这里，偷笑几声，道：“想不到龙宫里也有人欺下瞒上。不过，也真是的，那紫菱公主贵为公主，没事老跑宝库来做什么？”

兄弟俩仗着灵体冥身从一群虾兵蟹将之间穿了过去，挤进虚掩的大门，往宝库内行去。

行不出几步，只见一片浑然天成的水晶壁上，显现出三扇只容二三人进出的小门。兄弟俩闪身进入其中一扇大开的门户，顿觉眼前宝光四射，许多此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奇特宝物散落摆放在众多珊瑚架子上。

第二十五章 初入龙宫

除了珊瑚架上各式各样的珍玩宝物，耀阳与倚弦发现地上还乱七八糟散落着众多珍奇异宝，而且周围架子上的盒子、匣子也被扔得到处都是。

耀阳双目放光，眼中看着几个形状奇古的粗大兽角，两只手却到处抓那些晶莹圆润足有尺许长的异种珊瑚，一边爱不释手一边惊叹不已：“小倚，这龙宫里真是什么宝贝都有，嘿嘿……”

“再多也拿不走，咱们还是先求自保吧！”倚弦知道两人灵体自保有余，但如果还企图背着宝物偷溜，肯定会被发现，于是对这满屋的黄白之物大失兴趣，只是注视四周，才发现这些散落的宝物似乎是有人一路行来随手翻落丢下，连忙拉了拉正到处找宝贝的耀阳，沿着一路散乱的痕迹往内行去。

行不出几步，二人发现这满地散落的宝物都是从水晶匣子中取出，因为架子上随处可见一模一样的空匣子。耀阳捡起这些匣子，拿在手中仔细研究那些水晶匣子，而倚弦的目光却在四处搜寻土行孙的踪影。

果然在库内一处角落里，土行孙猥猥琐琐的身影完全扎在一堆珠玉至宝里，双眼放出贪婪的目光，口中喃喃偷笑，低语道：“辟水金晶角，碧玉珊瑚，还有百宝夜明珠……哈哈，这些可都是做法器的好宝贝。待会儿再去隔壁的法器宝库走一趟，这次可真的发了，哈哈……”

倚弦拉了拉耀阳，向土行孙那边一指，相互交换了一个揶揄的眼色，二人忍住笑意慢慢潜到土行孙身边，一左一右，同时拍向土行孙的肩头，在他耳边大叫一声道：“老土！”

土行孙拿出随身皮囊往里塞宝贝，心情正在激动之时，忽然听到耳边这么熟悉的招呼声音，忙回头四下观望，却看见周围根本没人，心中一惊，双目透出惊怖无比的神色。

耀阳看着土行孙惊惧的怪样，玩心大起，于是再拍了拍他的肩膀，有意拖长了声